**关于不合作宣言**

蔡元培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）

据《申报》1923年1月25日

　　**《易传》说：“小人知进而不知退。”**我国近年来，有许多纠纷的事情，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。而且**退的举动，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，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。**

　　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，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会，我也充作会员。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，**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：“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？唯一的原因，是清朝末年，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。激烈点的，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，就是和平点的，也陆续离去北京。那时候的北京，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，所以革命军一起，袁项诚一进北京，清室就像‘摧枯拉朽’的倒了。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，且看他觉悟了没有。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诚布公的与南方协议，那就没有希望了。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，并家眷也同去。”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，很为感动。当局的坏人，大抵一无所能的为多，偶有所能，也是不适于时势的。他所以对付时局，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，办财政，办外交等，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。除了这几项外，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？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，只要有饭吃，有钱拿，无论什么东西，都替他做工具，如俗语说的“有奶便是娘”的样子，实在是“助纣为虐”。他们的罪，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。**

　　八年的春季，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，有一部分会员提出**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**，在会场上通过。**我那时候就问他们：“我们提出去了，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个人的意思，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，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，那就不必去说了。若是求有点效果，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。”**我那时候就缕述和平期成会中某君话告大众，并且申说：“现在政府哪一个机关，能离掉留学生？若学生相率辞职，政府当得起么？”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。

　　去年春假，教职员联席会议，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，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。我因前一年从欧美归来，不久进病院，这一会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。**我那时候声明我的意见，以为教育费不发，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，或为个人生计困难，止须向校长辞职。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，校长当向政府辞职。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，要比罢课与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**，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。这是我的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。

　　**但是我个人性情，是曾经吴稚晖品评过，叫做“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”。**我自己反省过来，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。我对于某君的名言，虽然极端佩服，**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，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，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做积极的运动，不过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准备。**

　　**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，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。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，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，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，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。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，竟做不到，实在痛苦极了。而这个职务，又适在北京，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。只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：议员的投票，看津贴有无；阁员的位置，禀军阀意旨；法律是舞文的工具；选举是金钱的竞赛；不计是非，只计利害；不要人格，只要权利。这种恶浊的空气，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，我实在不能再受了。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，在这种恶浊气里面，要替这几千年保险，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，我自恃实在没有这种能力。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，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。**

　　五四风潮以后，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，生了许多枝节，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，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，牵动学校，所以**近几年来，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，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，决不至因为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。**

　　**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，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**，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，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。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，加我忍无可忍，不得不立刻告退了。

　　罗案初起，我深恶吴景濂、张伯烈的险恶，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，尽可用责问弹劾的手续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，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，剥夺他的自由？我且深怪黎总统的大事糊涂，受二个人的胁迫，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，草草的下令逮捕，与前年受张勋的压迫，下令解散国会，实在同一糊涂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，我的要退的意思，已经很急迫了。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，只要法庭依法办理，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，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，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，经一番顿挫，可以格外昭明一点，不妨看他一看。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，宣告不起诉理由了，而国务员匆匆地提出再议的请求，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，重行逮捕。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。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，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，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，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。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。